



(一)
“我喜欢‘三国’里的老将黄忠。”他经常说。

不错，黄忠老志不衰，虽年逾古稀却英勇善战，堪称一代雄才。他已年过八旬，虽未金戈铁马，驰骋疆场，却也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不无一位企业家的气派。他便是西安太和篷布公司总经理，人称“篷布大王”的葛忠炎老人。他忘我的拼搏，为“太和”创出了一个别具风采的新天地。至于他究竟吃了多少苦，这里仅提供一组数字，也许会给人们一些联想。1980年全部资金20元，职工7人；1987年底，累计总产值达1.3亿多元，上缴税管费108万多元；全厂职工100多人，到目前为止发展到四个工厂、四个商店和一个技术推广部。

(二)
老葛的青年中年是在动荡岁月中度过的。曾

秦岭南麓，有一水经黄牛铺，穿古凤州，至两当，过略阳而后浩浩荡荡西下入川，这便是嘉陵江。

5月13日，我陪同重庆嘉陵江电视制作中心的同志，寻江溯源，为拍摄电视系列片《嘉陵千里行》做点工作。

一早，我们从县城双石铺出发，向嘉陵源头东河桥村挺进，这儿，绝少人类刀斧的痕迹，却多满目滴翠的幽境和富有活力的清流，使人深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力，在她永恒博大的怀抱，灵魂也得到了净化。在电视剧中扮演了许多角色的小王，给山帽下一串串的情歌，而摄影师的满足，却是咔嚓不止的拍照；于是，他的另一位同行，便在资料卡上写下“飞瀑奇观”、“潺潺流水”、“幽谷奇峰”等等等等的文字，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们的汽车竟走了四个钟头。

时令已是初夏，而这里的许多草木还刚刚吐绿，山李子开出雪白的花，报着春的信息。小王受不住了，大呼大叫着套上红色羽绒背心，其余的人，大都穿着夏装，而我，还登着凉鞋呢。

寻找源头时，我们攀扶山间的竹木走着走着，那流水越发的瘦了，喧响声变成了低语，山野就显出空寂来。

(报告文学)

春归何处

北雪



几何时，他拉一辆破车，装着酱油奔波于大街小巷，尔后又“吃粮”，再到后来，便落脚于一家篷布厂搞技术和供销，终于成了一位专家。

1978年他退休了。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安度晚年，二是接受月薪500元的聘请，三是开办工厂。“我有余热，宝刀未老，我要重新创造我的人生价

值！”他毅然选择了后者，时值祖国大病初愈的第三个春天。然而办厂谈何容易，最不起眼的企业也须具备资金、设备和人员，而他却是地道的“三无”。可他不怕。成竹在胸，拉了七条好汉，以20元资金在太和庄一家民房里拉开了战幕，“太和篷布厂”奇迹地诞生了。老葛凭的是精湛的技术、极高的信誉，间或还有

“源——头——到——了——”

我们兴奋地欢呼起来，满山间就响起回声。栖息于梢林深处的鸟儿也兴奋地叫起来，拍打着羽翼飞上高空。恰在这时，起风了。接着落下几片小精灵儿，我们怔了一霎，才恍然领悟过来：噢，下雪了！

顿时，我们惊奇地大喊大叫：

“下雪了——”

“下——雪——了——”

随着喊声，梢林竹丛里闪出小王和摄影师。南国重庆，冬日里也难得下雪，而这里，竟然五月落雪？小王兴奋极了，放声歌唱，唱起了《北风吹》。

仿佛是歌声感动了上苍，顿时，雪片纷纷扬扬地飘洒下来，眨眼功夫，我们的头上身上就落了白白地一层，大自然慷慨地给我们送来了冬令礼品，这奇特的景致，使我们充满了快慰，善于做戏的小王，又出了个新花样儿，她在长长的羽绒背心上套了一件黑色短夹克，让摄影师给她拍下难得的“源头风雪照”。天突然冷起来，南国客人却掬起源头的水，留下一个个宝贵的镜头。

嘉陵江源头！你给我们留下了多么珍贵的记忆。使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品尝到了春夏秋冬三个季节的滋味儿，巧遇和欣赏了五月飞雪的奇观，这种机遇，大约是我们一行所独有的。

区别于奸商的诚实和善良。他的第一步是同了解他的单位鉴定加工篷布的合同，以预付资金购置了原料、设备。后来随着太和的壮大，他索性在东城墙上搭起了“厂房”，他和青年人一起把200公斤的料桶一个个推上城墙，把缝好的帆布一捆捆拉上城墙……酷暑。严冬。忘我。玩命。东城墙是有力的见证。终于，一匹匹篷布冲出了古老的防御建筑，雀儿般飞向全国各地。职工们笑了，老葛笑了。老葛又哭了。

(三)

大凡干事业的人，或许都有点倔强或怪癖，一位青工说：“老葛脾气倔，认准的道十头牛也拉不回。你不对，他会把你训得连哭都不敢哭，过后啥事都没有，只要你有困难，他就慷慨解囊，对兄弟单位也有求必应。”是的，去年一批救灾粮遇到阴雨，急需700块篷布苦用，数量之大，连大厂也不敢接活，可老葛偏偏接下了这桩差事，他说：“救灾都不积极，还有没有良心！”于是顶风冒雨，连夜四处联系，组织原料，和职工们一起加班加点，仅用一月时间就以全优质量交了货。宝鸡一家兄弟厂难支撑了，郊区鱼化寨要办厂无从着手……老葛义无反顾地为宝鸡这家兄弟厂解决了困难，为鱼化寨办起年利润10多万元的工厂，得助者陆续给他送来5000元和500元以表谢意，老葛会心一笑，谢绝了。“葛经理，你真是少有的好心人啊！”是啊，老葛一生寻求的不是感叹，而是理解。他太令人难以捉摸了，他竟把自己辛苦所得的6000多元奖金全部分给了对厂里贡献大的职工。他说：“人活着不能没钱，但绝不能让钱把心熏黑了。”其实他并不富有，一条围巾30年了，一件粗呢大衣20年了，而今依旧陪伴着他，白开水泡馍对他是常餐。也许这位年近老人寻求的是另一种境界和另一种寄托，尚或是精神与道德，乃至火焰与生命。

同一天里，一职工得到老葛的奖励，一职工被老葛开除出厂，那是因为前者工作积极，后者营私舞弊。哦，怪

行重于知

解维汉

上、抽象地反对不正之风，可遇到具体事就缴械投降，临末了便是，该反时就反，该搞时就搞，搞了再反，反了再搞，似乎是不相干的两件事，尽管人人都心明如镜。

世间不少事，“知”并不难，谁也能说上几个子丑寅卯，一到“行”起来，就难于上青天了。实际上，“知而不行”和“言行一致”恰恰是区分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有些理论和政策，掌握起来并不难，难的是说到做到，身体力行。有些人的“知”，仅限于武装一张嘴巴，去向别人说教，关于他自己嘛，是不在此例的。这样便常

常形成两面战法：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说时一套，做时一套。难怪人们对那些动辄信口开河、夸夸其谈的人，并不当下就买他的账，既听其言，又观其行，才能断定他是真革命者还是乔装打扮的“骗子党”！

中国古时的一些先哲都极力宣传“知易行难”论，尤为强调“行”的作用。王夫子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这道理是很明白的：仅仅知道了，未必能够实行。所以“行”可以包括“知”，而“知”不可包括“行”，“知”不能脱离“行”。“一个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真是一语中的！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最近撰文指出：“我不喜欢这样的漫画家，他在讽刺错误，但他自己又在身体力行这种错误，这是愧对读者的。”这话很耐人寻味，坦率地托出了一个漫画家光明磊落的情怀，对知人论世洞若观火。那些“有口无心”的“职业革命家”不妨就此三省。

道他崇尚戏里的“包公”。

本来他老葛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篷布大王”，但他仍不满足，百读不厌地翻阅一系列国内外资料，谁说年过三十不学艺，他就不信！亲自下车间调油配方，言传身教，目的在于提高质量，更新工艺。正是这样，才使太和生产的篷布冬不折裂，夏不流油，才使太和立于不败之地。1987年一家仓库招标，结果太和以质优价廉力挫群雄，一举中标。正是太和“信得过”的质量和老葛做人的质量，才使太和在百家篷布厂生意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它门前仍车水马龙。老葛终于笑眯眯地说：“风景这边独好！”

(四)
七十七岁的葛忠炎，终于以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诺言，谁说老树不能开花？这颗老树上的花竟是那么耀眼。社会和人们终于承认了他这棵不枯的“老树”，电台，报纸，刊物纷纷报道他了。的确，他为“太和”牺牲得太多了。他常说：“篷布厂是我

的家，我离不开这个家呀！”是的，为了这个家他操碎了心，患了肝炎病；为了这个家他到处奔波，被摩托车撞倒，双膝关节骨折。大伙把他送进医院，可他只住了九天就拄着双拐上班了，身子不能动就伏在床上办公、规划“太和”发展蓝图。为了这个家他明显消瘦了。憔悴了。就在我采访之时，他的肝病又加重了。一位青工流着泪催他住院，他笑着说：“有住院的时间还不如多干点工作。”似乎老人明显感觉到属于他的时间太可贵了。

如果说十八岁是黄金年龄，那么他七十七岁才是真正的黄金年龄。我想起一首诗：你是一艘颠簸累了的小船，从大河里载回苦辣酸甜，该上岸了，你为啥不上岸，是为了绿洲的开启，还是为了追求的深远？也许有一天你会搁浅，可你将成为人类的思想，立在历史的河畔！



刊头设计 董凤山

本版编辑 杨乾坤



注册商标

广东省汕头市金科螺钉公司

经理 袁鹏 许培然

广东省汕头市金科螺钉公司系电子工业部指定为彩电整机紧固件国产化配套生产企业。

该公司引进日本先进的成套设备及生产技术，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及丰富的生产经验，能按客户的不同要求，生产国际标准及美制、日制、德制、英制等多种制式，多种头型、槽型、

厂址：广东省汕头市新乡新歧东路2号

电话：74577

尾型及多种不同材料的自攻螺钉和机制螺钉、组合螺钉、可焊性螺钉。并能按客户来样、来图试制客户需要的特种螺钉。

本公司产品质量稳定，交货快捷。欢迎客户来样、来图、来函订货及惠顾光临。

74578 73255 电挂：9518

业务联系：杨枫桦